

腑、理气消滞之功；遵《内经》“合治内腑”取足阳明胃经“合”穴一足三里以调理胃肠；上巨虚乃大肠经“下合”穴，功擅调理肠胃、利湿消滞。内庭是足阳明胃经之“荥”穴，具清胃泄热作用；症兼畏寒发热故配大椎清热解表，诸穴相配使胃肠健、湿热清、食滞除而愈。

2. 补母泻子法：是根据五行相生规律制定的五输刺法，就是《难经》所谓“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。”当脏腑或某经出现虚证可取本经母穴或母经的母穴；实证则取本经子穴或子经的子穴。如肝虚取肝经水穴曲泉或肾经水穴阴谷；肝经实证取本经火穴行间或心经火穴少府；必要时还可对症选取配穴，以加强疗效。笔者曾治一女性刘某，因生气后胸闷胀满，胃脘隐痛，纳差嗝气半月余，脉弦细，舌苔白腻。诊断为肝胃不和。针刺：行间、大都、中

脘、足三里，经五次治疗而愈。按：胃主受纳，脾主运化，胃以降为和，脾以升为顺，协调地完成升降浊的生理功能。今怒气伤肝，肝气横逆侮土，土不得运乃诸症从生。取肝经荥穴行间（实则泻其子），脾经荥穴大都（虚则补其母），配胃经募穴中脘健运中州，胃经“合”穴足三里调理脾胃消积导滞，使肝胃得和而愈。

上述五输穴用法仅是一般常用规律，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灵活掌握，如《难经》谈到泻井刺荥法就是以荥代井。笔者治胃火牙痛也常刺内庭，收效比厉兑明显。元代滑伯仁又补充以补“合”代替补“井”等，都可作为临床应用时的借鉴。

本文承蒙本院郭诚杰副教授审阅指导，特致谢意。

## 犀角地黄汤加减治愈顽固性牛皮癣1例

上海中医学院西学中研究班 熊 晖

陈××，男，20岁。1981年4月3日初诊：

缘自四岁起患白疔（牛皮癣），十五年来反复发作，先冬发夏愈，后则四季不分。原先仅局限于四肢，继而布及全身以至头皮颜面，近两年来尤甚。曾辗转于市内及外地多个医院求治，静注“利多卡因”，“二甲肼酸钠”，以及理疗，口服、外搽西药中药治疗，均未能控制。二年来皮疹从未完全消退。自觉全身瘙痒，咽干口苦、溲赤、大便干结。余无其他特殊主诉。既往无其他系统疾患史，无家族史。

身体壮实。颜面散见约铜钱大小皮疹；头皮及全身皮疹密集，呈盘状或地图状或融合成片，高出皮面，上覆盖多层银白色鳞屑，搔破处见基底鲜红或有血痂及渗液，下肢尤甚。心肺腹部未见异常。四肢关节无畸形。舌质红绛带紫气，舌前有红刺，苔根黄腻。脉数。

此证因风湿内蕴，积久化热，浸淫营血，瘀热内伏，血热毒盛，肌肤失养所致。故以清热凉血解毒重剂治之。处方：

水牛角30克（先入），生地30克，赤芍30克，丹皮15克，板蓝根30克，白花蛇舌草30克，银花20

克，丹参15克，莪术30克，白藓皮12克，生川军12克（后入），生甘草6克，蟾酥丸5粒（吞）。

4月16日二诊：迭进十四剂药后，全身皮损消退大半，鳞屑脱落，皮色变淡，舌红绛见减，瘙痒已止。仅仍有轻度咽部不适，再宗前意进治。原方去白藓皮、蟾酥丸加玄参9克。

4月29日三诊：全身皮疹基本退尽，唯双下肢屈侧、内侧仍有残存，但无新疹出现。尿黄，大便黄软一日二行。舌质紫绛。原方出入。

水牛角15克，生地15克，丹皮9克，赤芍12克，板蓝根30克，碧玉散12克（包），牛膝9克，当归6克，桃仁泥9克。

5月7日四诊：尿已清长。右下肢膝关节内侧少许鳞痂，但已萎退。再进前方出入。处方：

水牛角15克，生地9克，丹皮6克，赤芍各9克，鸡血藤12克，牛膝9克，当归9克，桃仁泥9克，乌梢蛇9克，碧玉散12克。

5月17日五诊：皮疹全部退清。水牛角粉及乌梢蛇粉各2克吞服，日一次，以善其后。